三朝野紀

三朝野紀卷之四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毅宗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母選侍劉氏後追謚爲孝純太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時生于東宮孝純早逝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册封爲信王七年二月就外邸成婚册妃周氏是爲烈皇后后爲兵馬司周奎之女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後封嘉定伯熹廟病亟時魏璫

方張盛中外危慄上在信邸爲魏璫疑忌常稱疾
不朝謁至是召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上懼不
敢當但言陛下爲此語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
中宮爲托又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懼求出至八月
甲寅日熹廟已宴駕諸姦秘不傳翊日迺聞彰露
始宣皇后懿旨告外璫遣涂文輔等迎上入宮
上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也是時羣臣
無得見上者上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閹携劒過取
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閹處邏警勞苦之問左

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宜問之光祿寺
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卽皇帝位
于中極殿受百官朝朝時天忽鳴
諭免召買香燭所省三萬餘兩加恩文武軍民人
等賞賚守邊官軍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
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二十萬
兩光祿寺三萬兩順天府搜括稅契等項銀一萬
兩各速給發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俱要

出格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傳示遵行上一日御
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墀間乃定
詢内宮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毀之勿復進
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九月甲子朔太監魏忠賢乞辭廠務不允奉聖夫
人客氏准出外宅給甯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
翼鐵券太監李承貞跳病准回籍調理
客氏既奉旨出宮于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
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瘡痂及累

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焚化痛哭而去後奉旨籍其家命太監王之政嚴訊之有宮人有娠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後仍僇屍凌遲子侯國興伏誅客光客先客璠楊六奇等承戌（光先璠皆客氏兄子楊六奇忠賢之壻）忠賢肆惡皆與客氏同謀成之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皆客氏之造意也

上初卽位所以優禮客魏者一如熹廟而潛邸承

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其李朝欽裴有聲王秉
躬吳光承談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
剪除一空復撒遣家丁然後黜逐逆賢肘腋大姦
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神武何以能此
四大朝廷臣俱用朝衣朝服內閣則否惟歲除祭
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
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與
王體乾下至牌子等俱僭用朝衣冠于乾清宮大
殿內照外廷儀制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閣一如

鴻臚班首亦致詞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
蟬冠位王體乾上烈皇登極逆賢欲仍焒熹廟行
禮繼而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
歲
御史楊維垣疏論崔呈秀依附魏忠賢立志卑汚
居身穢濁上答以諸臣俱經先帝簡擢不得妄詆
御史賈繼春參崔呈秀以聽勘御史未及二年驟
加宮保賣官鬻爵貪淫穢迹不可枚舉田吉以嚴
試而被懷挾之黍芘全已幸乃二載曹郎而尚書

極品叨名器如承蜩畢明謅揄期主政而督撫侍郎取節鉞如拾芥此又哄破士林之口應聽自裁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一正士習比來士氣漸卑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廠臣魏忠賢奏疏不書姓名肅廢君前臣名之禮祝釐遍于海內奔走狂于域中士風之卑莫此爲甚一糾官邪如尚書崔呈秀貪橫無恥臺臣雖悉其概其惡貫罄竹難書一安民生立枷之法爰書未定而命已斃廠衛深文株連蔓引慘酷不忍言一足國用今之勛臕

充塞滿路祿費不支又如忠賢生祠在在創立貲不下百萬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金兵部主事錢元慤疏言巨奸崔呈秀雖已鋤去然呈秀之惡皆緣藉魏忠賢之權勢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遍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布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箝制百僚幾如趙

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
鈎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温之壁後
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箝結網
天佑
國家誕啓聖明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可漫焉不
加意乎至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勛又非從龍之
寵安得玷茲茅土又如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缺煉
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
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甯國契友之白太始等

凡爲忠賢之爪牙鷹犬俱宜明正其罪或放或誅則奸黨肅清矣御史吳尙默疏言賊臣之身已去賊店之惡未暴呈秀竊身奧援之門入賓閹寺之幕不顧笑駡稱功頌德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呼屢斥朝陽之音罕聞天下幾不知有名節疏揭一入家籍沒而身虀粉人人重足天下絕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與奪恃天下幾不知有倫理都察一院而設四害臣在都一秩而設兩產天下幾不知有名位悲者先帝易簀將及乃連章累牘

預爵賞而列封蔭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厥臣魏忠賢之罪案亦可定矣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二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恨皇后當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國紀欲置之死幾危中宮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闈操刀厲刃砲石雷擊深可寒心四

曰無上列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與朝政乃忠賢于軍國重事一手障天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五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人敢建祠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有何功績而襲上公之封八曰邀邊功遼左失陷未恢寸土爲何封侯封伯聯鑣冒賞九曰傷民財祠宇遍天下靡費金錢萬萬敲骨剝髓孰非

小民之脂膏十曰褻名器制科取士愼重關防忠賢所私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竟玷賢書疏入俱報聞先是已准崔呈秀回籍守制同時奪情者又有工部尚書李養德延綏巡撫朱童蒙俱准丁憂去忠賢再疏引疾求退准回私宅調理甯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尋有旨安置忠賢于鳳陽安置徐應元于顯陵應元故信邸承奉以從龍升司禮得忠賢賄爲之左右上知之故併

得罪

十一月初四月諭兵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蠧盜內帑陷誣忠直草菅多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寃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輙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環擁隨衛勢若叛逆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卽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時官旂方出京忠賢至阜城縣聞信卽自縊

于飯店中其各下隨身用事李朝欽同縊死焉崔
呈秀亦報縊于家旋奉旨各犯家產俱籍沒入官
各處生祠盡行拆毀變價解京其忠賢在京原賜
第一所命不必變賣留俟東西底定以賜有功之
臣榜曰策勳府

夏允彝曰烈皇不動聲色逐元凶處奸黨宗社
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較之世宗爲更難時在朝
皆閹黨莫發其奸維垣首糾呈秀始自相搆貳
然于璫仍不敢致譏澄源元懿乃直指璫罪至

嘉徵所言更詳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郎放之出至中途偵知上必重處遂自縊死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飲已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

嘉徵循循大雅而以貢爲縣令元慤擢司銓澄源後與東林反唇所行多不檢以京察鐫之爲善不卒惜哉

楊維垣又疏參魏良卿奉旨逆孽魏良卿法當籍沒着内外官將有名人犯拘究僧浴光嚴緝必護

其原籍肅甯家產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具奏

嘗逆璫盛時曾以十萬金搆一佛剎延浴光爲主僧璫既敗平時往來者俱絕迹矣浴光獨延之一飯俄而維垣參疏詞及浴光人盡爲危之浴光曰吾不出無以安此法屬挺身赴京維垣見之大驚曰不意即師業上疏矣奈何前此維垣曾求光荐引于璫光卻之至是色沮恐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夫以出家學道人而受逆璫之供養其人固無足取然視維垣輩身列衣冠

而前後反覆始則鑽穴呈身繼則忝論以博名
高其人之賢不肖相去又何如哉
刑部爲遵旨會議事奉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
憑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
土逼至尊而自命尙公盜弄兵陰謀不軌逆婦
客氏傳遞消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
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自
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忠賢于河間府戮
屍凌遲呈秀于薊州戮屍斬首仍將原書刊布中

外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繁重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意

撤回各邊鎮守內官諭兵部曰軍旅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今于各處鎮守內官盡行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各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

忠盡以副朕懷

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然鬱錮含寃未伸着部院幷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卹廕卽與卹廕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揑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至元年三月吏部始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贈卹有加疏詳

載于後

刑部奉旨厰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爲痛恨耿如杞着與開復原職胡士容李柱明俱改擬發落方震孺惠世揚着九卿科道會議耿以不拜逆祠得罪胡任薊州兵備爲崔呈秀所陷李任戶部管倉誣以盜米被獲逆璫以此叙功方以封疆惠以移宮皆誣坐大辟至是俱得釋而部院初猶擬方惠二人改斬爲戍再擬始准復官起用云如杞疏言撫臣劉詔上建祠疏怪臣不肯呈詳乃取忠賢像

懸之喜舉見者俱五拜三叩頭呼九千歲臣見其
像晃旒也半揖而行詔部馳報忠賢黎臣逮叫矣
臣入鎮撫司許顯純酷刑所加甚于盜賊反叛懸
坐贓六千三百兩家資變盡親友代完乃得送刑
部問成大辟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幸遇皇上出
臣于獄准復原職乞容臣回籍調理奉旨着即銓
補優缺以旌直氣不必陳請方震孺亦具疏陳被
誣始末畧云縲紲之禍至臣等而極今既荷雨露
之恩宜永消報復之念若纔作藩籬之囚便又種

圜扉之累願以之爲被罪諸臣規既遇聖主攀麟鳳者建樹固奇卿鷗鷺者夢魂亦穩假使逆璫不遭大譴即藜伏空山得安枕乎又願以之爲廢棄諸臣規猶有請焉逆璫秉政最喜深文經廠衛者冤苦固多即不經廠衛者冤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齊民得之猶易縉紳得之反難臣在獄與諸臣累言倘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于皇上今既邀高厚敢負此心哉乞敕下法司從公盡數公審一番此又臣附于工讋務堯之後者也

監生胡煥猷疏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𣛮當忠賢專擅揣摩意旨專事逢迎省直建
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并糾各撫按之請建祠者
奉旨下刑部問刑侍李若珪輒引卧碑生員禁言
事律論杖除名四輔各具疏辨託言忠賢碑文使
其食客遊士自爲之至于取旨褒賞則文書官稱
上命票擬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
徊其間冀有毫髮之益于國亦少盡區區之心耳
并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未幾四輔相

繼去位怍國權陛辭疏言煥猷書生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不行否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胄監以作敢言從之人謂高陽此舉猶見相度勝同事諸人多矣四輔既被劾義難久留因合疏請枚卜上允之令部院會推以十人名具題是時逆璫餘燄未滅邪議尚存上明聖知列名前後不無意議乃貯名金瓶中對天焚告行一拜三叩頭禮以箚夾之首得錢龍錫次李標次來宗道次楊景宸輔臣以天下多事叩頭求

廣一二上乃復夾得二一則周道登劉鴻訓也求幾
來以署部時爲崔呈秀之毋請卹有在天之靈語
爲言路所糾楊在掌院時有頌疏上益疑會推之
不足信始從衆望特諭召起舊輔韓爌蒲州矣
御史楊維垣旣疏忝崔呈秀擬與羣姦共收餘燼
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矣掌道安伸疏請留
佐大計凡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
握定百方阻遏其游移兩歧及本邪黨而偶被逐
者始爲推轂于是編修倪元璐上方隅未化正氣

朱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寗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己寗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背叛名教于是乎連名頌德生祠匝地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將呼嵩猶覔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

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
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爲過
計也末因爲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
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
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
復出徵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
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熊廷弼也亦
知東林中有首糸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璉及
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

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爲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今以忠賢之窮兇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何況三才以虎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于削奪豈不驕兒護之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人之護廷弼至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以爲揚左諸臣追贓地耳初擬以移宫一案殺諸臣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贓再傳覆訊改爲封疆派贓毒比

此天下共知者奈何尙守是說乎王紀以忝沈漼忤逆璫而譴斥文震孟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于璫者耳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驢之輩較超階歷級者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驢者相率爲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驅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矣逆璫毀書院逐正人藉學士大夫之口自鄒元標以僞學見驅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以無可奈何之心爲頌德生祠解

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于逆璫諸臣便以爲無可奈何而羣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刼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俯首從叛乎初疏入平湖施鳳來擬票有持論未當之旨蓋猶堅持璫局也至再疏入上親覽心動得奉俞旨維垣輩毒網始無所施人謂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御史高宏圖疏言魏忠賢亂政竊權謀爲不軌廷臣但指爲姦皇上暴其罪狀名之以逆從此凌遲戮屍頒布爰書而案始定彪虎佔罷毒害忠良法

司初擬未滅皇上列其顯慝勅用重典從此論析遣戍明著讞詞而案始定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宮幃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如劉詔劉志選梁夢環者罪實浮于虎彪詔以天子寵臣于忠賢像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禮非倡逆九邊使效尤乎又于先帝彌留日遵化教場點兵更置將領精甲良馬皆忠賢頒賜家丁直接都門非大聖人出而內應外合非詔而誰先帝在宮無驪褒之寵凡魚貫而進者非忠賢所貢槩行殘害憚后

父張國紀志選夢環連章糾劾一旦易后謀成兩賊爲菲歆柔志選僅與潘汝禎同削夢環弗與倪文煥同逮則閣臣票擬模稜非所以爲訓也奉旨志選夢環撫按提解劉詔先行革職

御史葉成章疏言李實督造蘇松叅楊姜坐以贓巡撫周起元力救之起元叅道臣朱童蒙實遂譖于忠賢削逐起元横坐以關說公事串入周順昌高攀龍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黃尊素而一網之緹騎四出械繫相續槪送鎭撫司而許顯純操其

生殺之權矣李實搆于外李永貞織于內頫䘑下
此辣手即舉四兒立磔于西市未足償七臣之命
也
上即命磔魏忠賢客氏斬崔呈秀即命定附逆諸
臣罪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有十孩兒五虎五
彪奉旨法司會議具奏虎爲吳淳夫李夔龍田吉
倪文煥其一則霍維華也維華廣布神道遂以已
死之崔呈秀代之彪爲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
寰孫雲鶴時刑部尚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

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皆與瑺黨者香火情深
曲加護持引職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
終身倪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淳夫三千兩李夔龍
田吉各五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
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斬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
孫雲鶴引同僚官知情共勘減等發邊衛充軍讞
上輿論不平甚惟時劉志選梁夢環以誣論張國
紀傾搖國母薛貞以枉殺劉鐸皆相繼論列逮問
而內外蒙猶起解無期給事中曹師稷疏言虎彪

爲逆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甯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乃爲諸姦出脫其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志選梁夢環李永貞兆奉旨提問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姦也御史吳煥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妻孥訣今虎彪諸姦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掛壁優游任意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輩或燕處家園或潛藏京邸輿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

堂堂司寇爲璫黨劊子抗不赴逮公然疏辨蔑法
甚矣于是再奉嚴旨勒限嚴催起解云時新咨科
道考選命下彈擊璫黨無虛日璫所援用之大僚
黃立極周應秋郭允厚孫杰陳九疇阮大鋮呂純
如等咸次第撤回虎彪與諸姦始得逮問正法次
年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高攀龍兵部尚書後加贈太
子少保楊璉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左光斗右副都御史
贈加太子少保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魏大中俱太常

寺卿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袁化中吳裕中夏之
令俱太僕寺卿周朝瑞大理寺卿繆昌期正詹事
萬燝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炤品級賜祭葬
丁乾學侍讀學士顧大章劉鐸太僕寺少卿張汶
刑部員外俱賜祭葬奉旨高攀龍等守正捐生貞
魂久鬱既經分別贈廕准如議行以昭朕顯忠勵
世之意
以熹廟梓宮發引廷試進士改于四月初二日上
留心策士是日籲天祈得眞才又將進呈三十六

卷並貯金甌中以金箸夾之首得劉若宰遂定爲狀元

按宏治乙丑科廷試孝宗皇帝亦焚香告天于後宮是科所得名臣惟顧鼎臣崔銑黃鞏魏校四人以文章品望著方獻夫以議大禮顯嚴嵩以貪姦敗今戊辰科所得如汪偉金鉉王章吳甘來周鳳翔徐汧李夢辰胡守恒史可法金聲劉之綸徐澤皆以死節著似勝于宏治矣而是科亦有宋企郊以首先降闖賊聞其他失節敗

類者亦尙有人也是科以登極恩中進士三百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有帶都察院副都銜者尙依逆璫亂政時所加然序列仍在翰林編簡後

三朝要典一書乃逆黨顧秉謙崔呈秀馮銓等迎合魏璫意借題以實諸正人罪者也其所指罪魁紅丸則以孫愼行爲首移宮則以楊璉爲首梃擊則以王之寀爲首當日名賢一網俱盡于此至是倪元璐請毀之疏云梃擊移宮紅丸三案鬨于清

流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爭挺擊者力護東宮爭瘋癲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即頌德稱功于義父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

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諸奸始剏立私編標題要
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
即上公之鐵劵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夫以閹寺之權屈役史臣之筆
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
論斷若云彷彿明倫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
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
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編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
局將開館抄俱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

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奏入上即
欲將要典焚燬內閣來宗道擬旨這所請關係重
大着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御筆于具奏
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衆議僉同奉旨即行
焚燬矣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
哭復上疏極言不可毀之故于是張承詔吳煥吳
玉等連疏參之獬語皆絕快而蕭山輩居中竭力
調護僅票旨回籍至次年定入逆案中
朱文肅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

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出誣妄嚚無所不至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維垣趙興邦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之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其子孫未必能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畧備者借天子威靈旣藏內府又徧散民間未幾內府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嘆賞于駁者無不唾駡而史臣數語叚叚可恨可羞穢

莫加焉罪莫甚焉殆天奪其魄自投穢厠中汲頁不可援也五人既坐大訴其二又嬰大僇此外又有如劉廷元岳駿聲霍維華才皆可爲皆入其中吾惜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故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淡則患過半矣

按文肅此論暢矣然似微爲劉霍致惜者亦知倡瘋癲二字以護挺擊者廷元也首開通內之徑陰導逆璫戕善類者維華也即謂之才亦小

人之才耳何足言

御史毛羽健疏參阮大鋮先後舉主前則五虎之倪文煥後則十孫之李魯生非黨邪確証乎甲子歲營吏垣之長恨趙南星不與而與魏大中遂拜忠賢爲義父而南星戍死大中係死非害正確証乎若逆算一疏力詆左光斗極罵周嘉模等危言過戇一疏復力薦之非陽附正人以掩其黨邪害良之確証乎至屈指待皇祖鼎湖一語此何事而今日屈一指明日屈一指以待皇祖之龍升非大

逆不道乎初大鋮以附璫歷光祿卿見璫敗因上
合算七年逆內諸臣一疏以惠世揚串汪文言通
王安并及諸人冀掩其諂附之醜至是被劾即奉
阮大鋮前後番覆陰陽閃爍着閑住之旨蓋長山
所票也大鋮因恨長山遂私通內廷暗布蜚語以
搆之不久即得罪去
御史任贊化吳玉鄒毓祚鄧英毛羽健等連疏叅
楊維垣把持朝政黨邪害正諸罪已奉旨下部議
處斥革矣至是而原任尚寶卿黃正賓上除惡務

本疏畧云結交內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蟜集究其所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贄見既而逢迎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貪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兩拂忠賢之意罷令閑住及覩逆局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叅崔呈秀爲番身轉局地自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居輦轂日與閹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

之綫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必苛求句御

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云

先忠毅與周宗建輩七公之逮也出于織監李實

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時宣刑部

署部事侍郎丁啓濬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

惑有暗昧無暗昧啓濬對九卿科道會問據實回

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濬對實與李永

貞搆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

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永光對初亦李實不肯承

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
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塡寫如何含
糊定罪啓濬對威福出于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
法要平朕豈爲李實五虎五彪輩緣何不問他決
不待時後一日召對上特擲李實原疏斥閣臣曰
此李實參七臣原疏也卿等可詳細觀看是硃在
墨上墨在硃上諸臣詳覽久之俱對以果是墨在
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與九卿科道遍
閱畢于是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

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印本是矣安知非實預爲後日卸罪地故作此先硃後墨之伎倆耶特爲實齋奏者司房孫升何不即提之詰問窮究到底耶又何不取實平日入奏之本校對筆跡異同耶縱云填寫出于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王永光俯順上意小人故態不必言丁啓濬身列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語卸責附部科道亦俱無一言糾正兆廷臣之

所以見輕也明主可以理格時遜之尙在童年同難諸子亦無一人在京執奏者使究對未償大法未正痛哉至虎彪何以不問決不待時耶天語琅琅諸臣置面顏于何地當時讞此案爲司寇蘇茂相竊謂其罪不減虎彪也厥後三法司會審虎彪諸奸始定大辟者主稿屬掌道蔣公允議筆始無失刑矣

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三年十月升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機幾匝月五遷皆由逆賢心腹

掌班劉榮所薦凡戕害正人造謀實由外廷線索永貞即非助近殺人之人然其心地可槪見也七年八月上即位即告病未允至九月初七日始准辭十月初二郎自砌于私宅小院穴墻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出墻見人蓋初求退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擯退逆賢從新另做世界至應元亦退永貞始手忙脚亂寄託心腹掌班丁紹呂等餽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每人銀五萬兩三人畏永貞反覆懼上聖

明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是日晚永貞不自安密具鞍馬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浄軍發承天顯陵安置舉家驚惶無覓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報信人持永貞親筆帖取盤費即拿獲奏聞着押赴顯陵二月又調發鳳陽三月以御史劉重慶疏參提解赴北六月二十日會審引奸邪進讒言佐使殺人律斬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云李實空本永貞塡寫驗是墨壓硃遂于十六日縛赴正義街斬訖

御史吳焕疏參漕運太監崔文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條而甘爲逆賢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遙爲聲援貪汚慘刻人人切齒文升任淮尤爲縱肆剝軍虐民應行逮問疏入文升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達帝座上立拿首倡二監同文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往孝陵焕疏遂留中

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爲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左光斗繆昌期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顧大章請建

祠尸祝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礪樹威著朝端揆
厥致禍非擊魏逆之奸萌即褫崔賊之貪魄觸兇
抗忌搆端以陷之者也彼時虐燄四張羣兇羅織
殞身破家之慘無不爲之號霜泣旱寃憤實有同
情此時天日重開褒爵賜廕之恩無不幸其潤枯
嘘槁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繼以尸祝請
也乞下該部具覆特免本地建祠崇祀庶忠魂大
慰泉臺直節永光來禩奉旨郡邑鄉賢祠原以俎
豆示風勸近來濫入太多褻越巨典殊非舊制這

慘死諸臣風節較著著有司遵旨速祀使士子曉然知忠孝之義不必建祠

擬此旨者吳江次輔周道登也實欲阻鄉人之建祠故以送祀鄉賢爲祠試觀當時縉紳即庸碌致位者終牖下者何一不入賢祠且入賢祠止須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哉聞之前輩云吳江本與璫黨臭味頗忮嫉諸正人憎及死骨故不喜同鄉有此盛舉也後經臺臣王道直劉士禎論列亦指及此可見　公論有在矣故瞿稼軒

云是時先祖父有云朝政日見淸明邪黨尙守
璫局如聖慮皇皇求舊彼必力肆擠排呈懷懇
懇恤寃彼必痛加况抑有君無臣且使人扼腕
太息耳噫向非聖主獨斷卽一切卹典亦安能
亦如之優渥也哉
御史黃宗昌疏言逆璫竊柄陰謀叵測皆由懷祿
固寵輩嘗先而逢有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甯
錦報捷不過解圍自去乃命爵論賞卽一毫無與
者皆升官廕子濫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閹

收買心腹之物此距先帝升遐時尚旬日或矯或否半屬疑端至三殿不日之成一𢖍尤亘古所無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二十一日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閑出詔之理不聞此時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命大臣中諭閫事乃以不要緊之事爲大顧命乎蕭逆賢此時雄心正熱故預先竊命巧結腹心此皆魏氏官非皇上官也今日猶載僞器立堂堂之朝亦良心盡喪矣奉旨宗昌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名奏來宗

昌因復奏言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姑查邸
報列名直指之因舉黃克纘霍維華邵輔忠呂純
如等六十人以對大約先帝上仙之日即諸臣謝
恩之日揚揚意得以假爲眞總之皆所稱僞官也
于是奉旨下部查核凡殿功邊功所加恩典一槩
削除不叙而爵賞始一清矣
戶部韓一良疏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臣不愛錢
之語然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
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令居言路以官

言之則縣令爲行賄之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吿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旣多過客動有書儀至考選朝覲動費四五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自地出而欲令守令之不愛錢乎至于科道人號爲抹布言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汚也臣兩日來辭却書儀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知矣此猶爲有名之餽臣則懼其以皇上之言詐爲嚇人之腐鼠若操一二愛錢之心當流亦至矣乞大爲懲創使諸臣視錢爲汙懼錢爲

禍庶不愛錢之風可覩至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猶未敢深言也疏入上嘉之因召對出此疏命一員高聲朗誦畢付閣臣互閱劉鴻訓奏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餽遺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上曰一員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論部破格擢用吏尙王永光奏曰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令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戒上召一員指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實具奏一員對臣令

未敢深言待口捕平後具奏上又令指名一員曰此二語蓋指事例言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上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還有此疏限五日內指名來一員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翼明褚泰初上又召一員面詰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下部聽勘何待爾參復取前疏反覆展視玉音朗誦至此金非從天降及辭却五百餘金一段擊節感嘆聲厲臣鄰問一員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員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一員終以風聞對上

遂震怒即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劉鴻訓等合詞奏請再三上慍曰都御史不是輕易授的要有實功鴻訓再奏曰臣不爲皇上惜此一官但爲皇上惜此一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个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姑饒這遭

甯錦督帥缺廷推袁崇煥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對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

有方畧可具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東□可平
遼可復上曰五年滅□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
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
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憩便殿給事中許譽
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
英明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
失言頃之上再御殿崇煥即奏東□四十年蓄聚
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

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即召
戶部署事王家禎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充于用崇
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弓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即諭
工部署事張繼樞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
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挨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
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
人即爲選授不當用者勿爲濫推上即召吏部尚
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崇煥又
奏以臣之力制東□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

國門便成萬忌里功嫉能夫豈無人卽凛凛于皇

上法度不以權擧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畧

上起立佇聽久之尋諭曰卿條奏井井不必謙退

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

賜之尙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尙方俱行撤回以

一事權上然之遂命傳示該部遵行

王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陛見上召同閣臣

俱入檻內去御案咫尺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

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舛袁崇煥薦擧不差有何

方畧可面奏來象乾奏臣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
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先言揷漢
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朶顏等三十六家今日
應當與哈愼一同連給可得數萬安揷薊鎭沿邊
駐牧爲我藩籬似亦可以敵揷上曰觀揷意似不
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
當恩威兼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酋
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上即問退去在何地
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

問倘欵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夷情數百言上始色喜諭曰卿年踰八旬精力尚壯卿撫插于西袁崇煥禦□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百官俱叩首退

按崇煥原如邊事難爲蕆以欵覊縻歲月故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旣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綵繒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縶其母于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充馳驅躍至半而踣者殺以爲食備

不能羈者則以與中國市象乾建議彼既以羸馬相欺不若却其馬以價之半予之少司馬申用懋謂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于彼不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倘為有名若無故歛幣予之去歲幣幾何又挿索數甚奢若遂損其數彼未必聽命塞外舊棄地甚多盍以泰甯等地為請能歸我舊疆我當如所索不能然後減損其數則我為有辭矣時象乾年耄無遠圖當事俱急欲成功苟且從事不半年而內犯薊

入大同殺戮甚慘撫卒不成浪擲金錢幾十萬

云

袁崇煥甫至錦州即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召諸

臣諭曰前崇煥云安揷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欲

鼓噪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有

臣有請先發者上詰問戶部尙書畢自嚴自嚴極

言戶部匱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疏云初

三日卽變今已初二卽發去已遲何救于鼓噪又

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

稷若發去實實有用朕豈吝此且委實不足有人

盍去卿等那得知禮部侍郎周延儒奏國家最急

關門前防口變今又防兵變前甯遠鼓噪未曾慮

及今又因鼓噪發帑倘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

卿以為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

危在呼吸間固當與之然非常策還須畫一經久

之計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事一請發內帑豈不

涸之源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

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每下旨逼不見解來即如

贓銀充餉至今不到豆價行查至今不回奏如此稽遲錢糧何時得定又曰你門每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爲空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又曰朕卽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當有嘉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爲朕告乃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慄稽首而退時元年十月初二也越數日復召對諭缺餉事須講求長策遼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將何底止延儒

奏軍士要挾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輒鼓譟上曰正是如此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延儒又奏安知非不肯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動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番召對而延儒遂簡在帝心矣

插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論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便束手無策只曉得請兵請餉又曰插戮人民巡按

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止仗一喇嘛僧講欵不合輕中國耶又曰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敘功不升文官朦朧偏護朕甚惡之後家禎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楨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十餘萬衆渠家楨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強敵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

文臣極是但是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已二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輔臣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諸臣默無以對又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既而微哂之又問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爲情面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爲匿笑噫有君無臣之慨即此數

事已見之矣
工科黄承昊奏言東南時患水灾因水利不修上
問水利爲何不修閣臣錢龍錫周道登同奏水利
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要錢糧前已擬旨着撫
按酌議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
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撫按酌議御史毛羽健疏
請蘇驛遞上即令羽健自讀因諭閣臣曰驛遞疲
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
恨之若不猜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來及

票至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語屬含糊命改票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內有邊臣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事王家楨兵部王在晉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屢次請添兵增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瞿然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勅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又一日召對特召科道官至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

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乎朕特降諭切責存反坐二字以求實言今又面諭爾等各箝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蓋上孜孜求治朝夕靡甯竟無一人能仰慰聖意至蘇馴遞清兵餉尤屬救時良法而奉行不善反以開流弊之禍矣悲夫

召御史吳玉讀所劾樞臣王在晉疏至在晉何如人也命高聲請至公子親家等語上問親家姓名又問疏中壟斷字面玉曰壟斷是市人登高處左

右望而取利之意又讀至時局等語上問何爲時局玉曰即當時是魏忠賢的局面今日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讀至妄自矜詡等語上問輔臣何如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事事有个是非如何只教他去便了又問張慶臻一事如何改勅閣臣奏先見兵部手本慶臻揭帖在後上問慶臻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以小事不敢瀆奏上曰改勅如何小事及令諸臣及科道官奏王道直等俱云慶臻用賄改勅是實矣

王又奏劉鴻訓主使慶臻奏改勅是中書臣只多
了一揭上怒其妄辨叱之先是慶臻奉命提督京營勅內增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掌論之上命查寫勅中書官因追究蹟改緣由云因以擅改
勅書罪下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奉旨劉鴻訓擅增
勅書欺君說謊發邊衛充軍王在晉狥私受囑并
司官茍思順俱革職張慶臻行賄鑽營念係勳臣
罰俸三年中書田佳璧等法司定罪其吳玉王道
直等參劾有據各加一級命會推閣臣以
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愼行李騰芳何如寵薛

三省盛以宏羅喻義九人名上溫體仁憤其不得與也因疏訐錢謙益于辛酉科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與推上召廷臣面問體仁謙益辨良久上問體仁所稱神奸結黨者誰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不敢盡言至此番枚卜俱是謙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已經問結體仁資雖深望甚輕因會推不與遂爾熱中如糾謙益何不糾于未推之先體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蓋前猶冷局忝他何用糾于此時正爲皇上愼用人耳允

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事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等于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錦衣衛將允儒挾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然後聽其去皇上方眷注冢臣如何命他去又奏曰謙益熱中枚卜先使梁子璠上疏合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枚卜大

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不是公諸臣奏
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前已招問
明白上曰招也極閃鑠不可憑據禮部侍郎周延
儒奏鼎上神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則懾于天
威一則牽于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眞不
必又問上又詰問曰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
就是會議今後要公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
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明旨下九卿科道
以爲極公不知外廷止是一兩人把持定了諸臣

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上
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上曰朕問卿等別無言答
應何責召對因目視延儒曰適二班官中只這官
奏了數句又謂輔臣曰諸臣如此到不如稱功頌
德之時邊防也完固財用也充裕今枚卜且暫停
時謙盍伏地待罪命出外候旨次日奉旨錢謙盍
關節有據又濫與枚卜有黨可知着革職回籍錢
千秋法司提問又旨章允儒狥私滅公肆言無忌
革職爲民耿志煒梁子璠罰俸一年瞿式耜房可

壯降級調外

先是兩次召對上以宜興奏語稱旨已心屬之適嘗枚卜霞城欲爲兩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亦唯唯再過虞山寓則瞿公稼軒在座執意堅拒且以擁戴宜興譏許公矣虞山且云彼與涿州相如非吾臭味若推宜興可勿推我許公遂不置喙宜興見絕之已甚因與烏程合謀烏程既出疏忽蒙召對虞山猶不知自以爲拜相定于此日洋洋得意及入對方知有疏兩人廷辨

烏程言如湧泉虞山出于不意言頗屈科道諸
臣又多爲虞山左袒者于是黨同之疑中于上
意不可解矣
宜興與涿州同年相好嘗涿州拜相時宜興正
居憂在籍未嘗附之升官也丙寅之獄諸賢以
忤璫被難者宜興皆力爲援救貽書涿州規以
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不特遜之一人之私也
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
程得志惜哉

御史毛九華糾溫體仁逆祠獻媚詩册任贊化糾體仁居鄉不法諸事上復召對命宣九華疏以問體仁體仁奏臣若有媚璫祠詩必于手書爲贊無木刻之理既刻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獨得之途中京師反無刻册且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于九華之手若以刻本爲據則刻匠遍滿都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揑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臣八月買自途中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

韓爌奏體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止以參論枚卜一疏憤激過當致犯衆怒上展册指後四人俱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爲只問四人便知又召翰林官宣讀任贊化疏問體仁體仁曰臣之居鄉惟知奉公守法贊化不悉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爲誣臣居官之事懼皇上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居鄉之事以爲道里遥遠耳目易眩因奏贊化爲錢謙益之死黨代謙益首攻陳以瑞以瑞係崔魏餘孽皇上賜環因曾參謙益科場

之事贊化反以娟瑞糾之把持銓郎覆之爲民又
贊化薦枏才一疏稱謙益爲伊周班行此皆爲謙
益死黨之証上曰不必多奏自此體仁偏以孤忠
見知于上而結黨之說深啓聖疑攻者愈力而聖
疑愈深矣
御史吳甡疏言舊制六年京察爲諸臣不修職者
設若大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劉瑾之
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或降皆不待
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法所不載也忠賢之

兇逆倍于瑾附忠賢之惡罪亦甚于附瑾之徒大畧有四如搖動國母逼封三王虎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戶封疆一網打盡名曰害正稱功頌德建祠聚斂引薦邪類要典抵誣名曰媚璫賄通權勢入幕密謀矯加職銜一歲九遷名曰速化此皆不知有朝廷唖罵由人廉恥盡喪務須徹底澄淸斬斷根株若混入祭典則名目不分額數有限掛一漏萬何以示懲奉兪旨下部未幾遂奉特諭有逆案之定實自此疏啓

之御史候恂亦有疏言除奸察吏不可並行語俱暢快

大計京朝官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右都御史陳于廷公疏于察典外舉南京媚璫之八二十人大理寺卿謝啓光科郭如闇御史何早李時馨夏敬臣劉漢徐復陽戶部魏豸胡芳桂張聚垣禮部虞大復頡鵬葉天陛兵部周宇李際明邸存性工部魏宏政葛大同歐陽充材應天府夏之令或甘心附逆或懼禍中變律以順逆之理均無一可貸據

實疏聞奉俞旨下部此亦在未奉諭定逆案之前
也
上御平臺召閣臣韓爌錢龍錫李標吏部王永光
左都曹于汴命定附逆諸臣罪閣臣先僅以四五
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又益以數十
人上怒其不稱旨且曰此輩皆當依律法治罪諸
臣以未習刑名對乃召刑部尚書喬永升同事又
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入對曰二臣無事實上
曰瑞圖以善書爲璫書祠額碑文宗道題崔呈秀

毋即典稱在天之靈其罪更重又問賈繼春何亦不入閣臣對繼春言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于是復將御前詞頌紅本發下令據以定罪分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道諸欵首尉以大逆魏忠賢客氏令刊布中外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天先明順逆經禀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邪有常刑法罔攸赦閹逆魏忠賢猥狡下才備員給使傾

冋巧智黨籍保阿功不過竊嚬笑以何陰陽席寵
靈而饕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黨何奮爾得肆其
毒痡乃一時外廷朋奸誤國寶繁有徒或締好宗
盟或呈身入幙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圖善良或
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輿祠頌明效
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淩疑于無等誰成逆
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旒綸屢霈元兇逆孽
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
之面目發誇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

朕鑑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嗣頒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詔附建祠稱頌贊道諸疑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姦逆之案嚴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讞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斷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譸張無急恩仇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毖乃

亦有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　魏忠賢　客氏　依謀反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侯國興　劉若愚　依謀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減等擬斬

一結交近侍

劉志選　梁夢環　倪文煥　田吉

劉詔　孫如冽　許志吉　薛貞

曹欽承　吳淳夫　李夔龍　陸萬齡

李承祚　田爾耕　許顯純　崔應元

張體乾　孫雲鶴　楊寰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情賁緣作弊扶同奏啓律斬秋後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　徐大化　霍惟華　張訥

閻鳴泰　周應秋　李魯生　楊惟垣

潘汝楨　郭欽　李三才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減等充軍仍行各撫按招擬有贓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

一逆孽單犯發落

魏忠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撫民

魏希孔　魏希堯　魏希舜　魏希孟

魏鵬程　傅應星　楊六奇　客光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輔　涂文輔

孫　進　王國泰　石元雅　趙秉彝

高　欽　王朝用　葛九思　司雲禮

陶　文　紀　用　李應江　胡明位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馮銓　顧秉謙　張國瑞　來宗道

郭允厚　薛鳳翔　李蕃一　孫杰

張我續　朱童蒙　楊梦袁　李春茂

李春燁　王紹徽　徐兆魁　劉廷元

謝啓光　徐紹吉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鋮

姚宗文　陳九疇　亓詩教　趙興邦

傅櫆　安伸　孫國禎　郭鞏

馮嘉會 曹思誠 孟紹虞 張 樸
李恒茂 郭尙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卓 邁 盧承欽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治 劉 徽 智 鋌
何宗聖 王 珙 汪若極 陳惟新
門克新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黃運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王 點 單明詡 李 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禎　毛一鷺

張文郁　周惟持　徐復陽　黃憲卿

許其孝　張養素　汪　裕　梁克順

劉宏光　溫皐謨　鮑奇謨　陳以瑞

莊　謙　龔萃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馨　劉　渼　王大年　余合中

徐　吉　宋禎漢　張汝懋　許可德

劉祖述　李燦然　劉之待　孫之獬

岳孔嘉　李寓庸　潘士聞　王應泰

張元芳　阮鼎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才　曾國禎　張化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嚴一　夏敬承　周　宇
魏　豸　郭希禹　譚　鵬　李際明
魏宏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周　鏘　徐四岳　辛思齊　胡芳桂

以上依結交近侍官員律引名例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爲民

一諂附擁戴

李　實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昇

李明道　劉傚　徐進　馮玉

楊朝　胡賓　孟進寶　劉鎮

王體乾　梁棟　張守成　商成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應允等十六人俱爲民當差

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辰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誠　王之臣　胡廷宴

張九德　湯三九　喬應甲　楊惟新

朱國盛　馮時行　呂鵬雲　董懋中

周昌普　虞廷陛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郭與言　周惟京　徐揚先

陳庠　曹谷　朱愼荃　郭如闇

何早　虞大復　葉天陛　邸存性

葛大同　夏之鼎　張九賢　李宜培

譚謙益　歐陽志材　吳士儁　徐滘

潘舜歷　李三楚　童舜臣　陳守璜

以上四考察不謹擬冠帶閒住部筆抹去冠帶二字

此案主筆者首韓菼參定者次輔錢李暨部院三

人也首輔持正有餘剛斷不足況冢宰身曾頎逆
而乃與定附逆之案有不私庇同黨掣肘當事者
乎所賴聖明嫉惡甚嚴申諭再四諸臣惕于明綸
不敢不遵命以從事然欲上副聖天子鑑枉之權
下昭萬世臣民之戒者尚有未盡也自此以後下
之謀翻者何之十七年如一日上之堅持者亦十
七年如一日直至南渡後馬阮用事案翻而國運
隨之以盡尚得謂小人之進退不關興亡之大數
哉

命給恤死諸臣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夏之令吳裕中萬爆等三代誥命從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之請也

先是褒䘏命下各家諸子赴闕謝恩上訴先臣受冤始末因各有所陳乞如楊之易周廷侍夏承請給還原贓卽各奉命給五百金魏學濂疏其兄學洢死孝請附葬附祭高世儒繆虛白請母氏封誥遂之請祖父母封誥皆奉旨俞允至

是周茂蘭疏援會典三品贈及祖父母之例上
聞下部察議部據會典覆允矣封司徐公謂各
臣事同一體不宜有異封典該部職掌不須子
孫一一自陳遂合諸臣姓名彙題同請卹奉俞
旨斯直從前未有曠典敢備記之以誌聖恩并
見當事善推上意表揚先忠之盛美時政府司
票擬者爲首輔韓蒲州次輔錢華亭二公云
鹿善繼叙同難錄畧云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
毋非臣下所能窺如言及逆黨人孰不冒之恨

之未幾而漸乎矣言及諸忠臣孰不憐之痛之
未裁而亦漸乎矣漸忘也且托于見善不喜聞
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于逆案欲從寛于
褒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凛焉天誅而三代
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
爲衆溷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
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
利也耶
御史方大任疏奏會審曹欽程事欽程面出揭言

馮銓爲其房師召欽程使論周宗建四人以周在先張慎言次之張曾倫其父也必附以李應昇黃尊素則南樂深仇也數日復召至其寓李魯生先在袖生疏稿遍欽程疏上矣次年冬田仰以浙臬齎捧入京與馮言吳越之會有七人一黨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李應昇交通周起元私謀翻局馮即欲誅致七人于死復欲追欽程再上疏欽程力拒之馮大怒即授意本房門生潘士聞上疏薦仰而論欽程仰立轉京堂欽程立遭

削奪是首造謀者耑涿州成其謀者李魯生欽程其威遍脅從者也後此之播虐專主其事者亦涿州也造惡者田仰也其言鑿鑿如此銓媢嫉害人章奏屢見即臣亦銓使其門生王珙所參臣去年巳入告其詳矣今總聽皇上之睿斷云田仰隨有疏辨言欽程參四臣于乙丑之二月臣不在京七臣被逮于丙寅七月臣入賀事竣久赴粵矣欽程且謂于彼無干何以反謂臣造惡乎時逆案已定聖主遂不深究止欽程坐大辟

欽程之疏出于馮銓確矣至丙寅李實之疏據實辨爲李永貞誘空頭印本入京填寫則亦爲銓等與謀何疑惜當事僅以永貞欽程抵罪竟未窮究其事也若田仰辨疏云七臣死于丙寅七月時已事竣赴粵然實疏之上實在二月諸臣被逮皆在三月被害在六月田仰在京師謬云七月遁詞情見矣況仰與馮銓曾生本至交即非造謀之人亦與謀之人也豈得脫然事外僅以京察拾遺奪職幸矣至竄伏數年宏光尙

渡費緣燃灰督撫淮揚 清兵一至郎稽首投
降小人故態卯是又何言哉
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永樂以
後惟自武宗毅皇帝爲孝宗正宮張皇后所出其
餘中宮並無生子者
后父周奎係蘇州府長洲縣后生于對門內今
有坤儀鍾瑞坊尙存后幼以天啓七年選爲信
王妃旋正位中宮后父封嘉定伯有賜第在葑
門

聖躬燕處之所爲屋三間而不並列田第一間而後第二間第三間則聖躬燕息處也第二間中設大薰籠旹衾裯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衣裳裸體至二間取衾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裯也即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行此禮惟先后以藩邸同甘苦不肯赴召又駕幸中宮后必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進罪輔顧秉謙窖藏銀三

萬八千餘兩請留充該府本年餉銀奉旨允行秉謙素行貪鄙天啓中以投身逆璫得大拜在閣四年惟以婪賄爲事至秉軸票擬一奉逆璫之意旨然貪鄙之甚璫亦漸厭之于是准其請告歸家璫敗後臺省交章劾其庸惡無恥媚璫誤國奉旨有頑鈍依阿之旨居鄉猶肆虐鄉里黷貨無厭崑山合邑士民積憤不平羣起攻之登門辱詈秉謙于昏夜挈資潛遁其居室遂搶奪一空府縣力爲禁緝士民稍安旋奉旨搜其家中所遺已爲家人藏

匿及地方搶散殆盡止得其窖藏現銀尙有前數

蓋僅存十之一

詹事羅喻義等公疏爲故輔張居正陳情乞恩奉

旨居正佐相皇祖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蒙議然過不掩功委當垂恤所請廕及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具奏准復二廕并給還應得誥命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稱弊藪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二員皆爲蠹奸

剔弊計而諸臣奸弊更甚二年四月工尚張鳳翔發其事有發銀一千實給四五百者上時御文華殿召對面詰再三拿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主事劉鱗長俱下獄究問又追論元年同事諸臣祖重燁吳阿衡二人狠籍最著者俱下獄後吳以邊才出為監軍御史餘分別譴謫

命收葬熊廷弼從其子兆璧請也先是御史饒京疏中言及閣中已擬批行而御筆抹去之至是因兆璧上疏閣臣即具揭爲辨白畧云廷弼初任巡

按任總督其功狀皆有可言至遼陽既失再起經畧與巡撫王化貞戰守異議廷臣又爲之分左右袒致廣寧潰敗與化貞並馬入關挾技昧淺喪誤疆圉大計以此殺身無辭公論今傳首邊延頭足異處已足爲戒矣然使當日按封疆失陷之律皆同事者一體伏法自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贓坐楊漣等作淸流之陷阱既又以刊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戀贓辱及妻孥長子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也且自有遼事以來騙官營私不知凡幾廷

弼再任不取一錢不通一餽終日焦唇敝舌爭言
大計似猶此善于彼魏忠賢竊柄人俱靡然從風
廷弼以一長繫待決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
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獨未盡泯
今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且茲事雖屬封
疆于邪正本末陰有關係數年來是非公罪之狀
悉在聖鑑或不以爲謬也始奉旨允行至四年秋
後行刑化貞亦即處決矣
四月十七日上講讀旣竣出一疏示輔臣則山東

益都縣有驛丞黃道妻爲夫頌冤蓋鄉紳唐煥之弟行馬牌不厭意播斃驛丞丞之子以觸柱死父以叩閽死都中其妻官氏復上書訴冤也上曰驛遞中飭屢矣何橫縱敢爾子弟如此本官可知鄉紳如此地方官可知一府同知代爲申詳不能竟道府匿不報皆當重懲輔臣承旨退上方欲清驛遞故留意如此而詞氣仍安和不迫也

上親講讀凡講書史遇詞旨無甚關切及凶暴不祥宜避者悉道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舊例

也一日講臣丁進講中庸越鬼神章講舜其大孝
二節上即展前一節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宸
講君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
氏旅泰山越七章講將半上復展前數頁割然有
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以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是
閣中派定也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爲季氏僭分耶
旋口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上命之起遂問鬼神
之爲德章無甚忌諱何以不講進逡巡未對上顧
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頻對曰鬼神之事理

頗涉窮冥上曰還要補講進來進承旨叩頭而退
聖心留意典學如此
六月初九日召廷臣于平臺召對上曰天時亢旱
雨澤愆期朕日夜焦憂所以召卿等面諭從今日
御文華殿齋宿可傳示大小臣工竭誠祈禱無事
虛文或刑獄有失平都要清理歸結朕擬一諭卿
等參酌輔臣起立案傍上指示諭中款次正色言
曰如此大旱皆因政事失當是朕不德所致輔臣
韓爌奏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皇上焦勞上曰也

不是這等說還須上下交修修舉實事卿等俸祿俱是小民脂膏見此災荒心豈能忍又曰各衙門事多沈閣科道官通不言他們于外事誰不知只是礙于賄賂情面如御史梁子璠條陳汰冗官先是上二疏後又催二疏這纔不是虛文仍以聖諭授輔臣曰未盡事情還再參酌復召諸科道勉以該言卽言

七月督師袁崇煥擅斬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奏報文龍逆跡昭然機不容失便宜從事席藁代罪奉

言文龍糜餉冒功道□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按文龍向爲遼東叅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文龍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荊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凡南北貨咸於毛處掛號乃得發不數年遂稱雄鎭又掠沿海零丁或指爲奸細故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將軍印逆賢時內閣出鎭各邊文

龍亦疏請閣監其事上即位嚴沐冗兵勅下山東撫按㩵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受賄遂稱文龍兵馬可用絕無冒破文龍亦憚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與東□通謀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滅□爲期及屢任覘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通欵啖以厚利冀解毛議以就袁□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在彼不爲負約在我可以

成功袁遂以閱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
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袁亦置酒留宴酒半
伏甲起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文龍斬于轅門外
時崇煥布陣嚴整衆亦不敢犯毛部下一千餘
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
亦姑容之先是崇煥陛見入都閣臣錢龍錫叩
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
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
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即入錢語錢

後竟以此得罪文龍既被殺袁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上令廷臣議皆報稱不可袁計窮至十月遂致□兵入口矣

九月二十六日斬決重罪二十八人內田吉倪文煥吳淳夫梁夢環李夔龍皆逆案也楊鎬渠家禎張翼明封疆失事也高道素殿工侵欺也故事部開決囚單必以民犯強盜叛逆及眞正人命列于前聽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于後是年上

御筆獨將後開逆案諸人勾决先是中宮以皇子
大慶請免行刑上曰生子固大慶誅有罪亦是大
慶當並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
殺此輩則逆案爲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患得患
失之鄙夫耳上曰旣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
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旱行刑後甘雨大澍
高道素督造桂王府第侵欺錢糧無算諸工俱潦
草塞責郎棟梁皆極不堪者一夕大風雨後殿數
楹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必露

立庭中深懼覆壓之患也上以是勾及之閣臣以為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這榜樣尚道素監造府第使數百宮人死于非命即寸斬之尚未蔽辜又何請焉道素自謂必無虞沉醉出獄門臨刑方醒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兵從長城下大安口直抵遵化時新令汰冗兵被汰者陰謀作亂□至城下開門迎入遵撫王元雅死于亂軍中同死者如縣徐澤以新任推官何天球已升未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至教諭

田毓齡守備劉聯芳時十月二十一日也遂破三屯營總兵李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帥兵赴援兵營於七家嶺猝遇敵全軍覆沒將攻薊州袁崇煥親率部將督遼兵萬騎自山海關直入薊城守護□因舍薊而掠三河豐潤玉田三屯馬蘭諸處有內守不堅而殘破者有邑令嚴守而無恙者其死難嘗爐者良鄉令黨還醇香河令任光裕也固安令劉伸莅任方十日聞報先運藏倉庫身帶印篆出走家人被殺者二十口竟以城陷不殉問

大辟監固安獄中十年方得遣戍

命滿桂為武經畧總理援兵諸鎭悉聽節制桂戰

安定門袁崇煥戰廣渠門殺其王子一人初袁自

關門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迨駐兵郊外訛言繁興

上意方急退敵待之有加禮召見文華殿自起慰

勞呼以督師問禦敵之策賜御膳解上貂裘賜之

又與祖大壽各賜盔甲一副及東便門之戰殺傷

相當敵鋒少挫督師兵亦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請

先是郊外徹侯中貴之園囿坟墓為□兵踐踏毀

拆各中貴因環訴督師責奸不肯力戰上已心疑矣及奏入上慢然心動復召對詰問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聲色俱厲遂縛崇煥下獄閣臣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袁既下獄關兵之在城外者閧然稱亂幾欲矢集城上俞兵部從獄中出崇煥手書慰止之祖帥亦竟擁其重兵颺去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崇煥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于大

瑎少所結好毀言日至遂羅極刑厥後滿桂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及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賣國而詈之矣

袁旣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尙不免我輩在此何爲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竟難解矣

當本兵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升工部侍郞王洽爲兵部尙書洽山東人抗直無私搜柑貌極雄偉上私語云好似門神有術士飼下其在任不

久以門神一年一易也至是□入十一月十六日
召對羣臣多言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乖張先旣不
能預授方畧今又不能整撥兵馬簡討項煜又引
世廟庚戌故事云斬一丁汝夔將士悚震上遂下
洽于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升口北兵備梁廷
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爲薊鎭總兵又起
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受出罪帥馬世龍於
獄俱以原官立功　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
入朝陛見以十月十五日至宏政門上即召入諭

曰守禦百無一備卿如何為朕調度承宗曰臣聞
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
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
上曰卿欲守三河何義承宗曰守三河可以阻西
奔可以遏南下上曰卿即為朕調度京師承宗曰
皇上當緩急之際不恤單卒性命而使之飢寒恐
非萬全策上曰卿言是卿不須往通面諭首輔草
勅賜劔出朝即周閱都城揭回奏畢次日出閱重
城乘月巡濠塹度險阻質明又奉後命□報遏通

星馳通州料理葢上意謂守近不如守遠故仍行守通初命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撫解經傳皆駐通州不受調度都城已傳通州三河等處皆失孫到通州遣人齎奏至上始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大小官員俱聽督輔臣節制

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兵紛紛南下初四日知祖大壽全軍東潰自通之南二十里以趨張家灣渡河臣以手字慰大壽并傳一檄以撫三軍令游擊石國柱飛騎追之極力開諭軍校亦多

流涕但曰主將已戮又將以大砲盡殲我軍故不得已至此國柱又前追而大壽已遠去矣時訛言大壽且與口合反戈相向承宗因密奏大壽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乘一軍驚駭有放砲洗營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遼將大半爲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遣世龍往撫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又密札諭大壽教以急上自列東兵殺敵以贖督師之罪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諭大哭其部曲皆哭乃如其指還

報而前軍已過永平矣

祖大壽率所統兵至山海關城南教場列營署鎮

朱梅同監軍道王楫赴營勸其反戈自効言未畢

衆兵擁大壽上馬奪關而出隨有馬世龍捧旨由

正關出招諭多時大壽乃率諸將叩頭世龍即諭

之諸將既感聖恩當鼓全旅進關再選未去馬步

萬餘以繼後用保宗社則聖恩可酬督師可生汝

等可成千古人品否則終于大義未安委曲撫導

諸將皆悅大壽乃受約束暫歸汛地承宗亟使馬

世龍報命隨遵旨移駐薊州防守
滿桂勇悍敢戰而矜已自用督諸將出陣軍無號
令不能約束以十二月十六日督師而南十八遇
敵于蘆溝橋一戰而全軍殲焉桂與孫祖壽皆死
之黑雲龍麻登雲擄去黑後于四年九月反正逃
歸上獨念滿孫二將血戰捐軀命禮部官出城致
祭并查子孫優䘏
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疏請纓自効并薦奇士
申甫可爲大將上卽升之綸兵部右侍郎爲戎政

副協理申甫特授副總兵捐内帑十七萬聽其調度召募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然甫實游談無實所習僅役鬼之術所募兵皆無賴子十六日統兵至良鄉與敵遇所造器不可用試術亦不驗所統七千餘人俱敗沒事聞命措欵給邺金聲以求出城得免于難之綸以三年二月帥師至遵化遇敵自永平回合兵沖殺前兵旣卹敵卽遣官招降之綸不屈力戰而死

上以城守潦草下王部尙書張鳳翔于獄管工司

官長洲管玉音崑山許觀吉四川周長應上海朱
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寛宥上曰
目下與敵止隔一墻宗廟社稷都靠這墻一倒宗
廟社稷都沒有了豈可不重處時許周朱俱斃杖
下張管贖徒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最先
抵都城下兵部郎調守通州明日又調守昌平又
明日調守良鄉功令兵到初日不准開糧西兵連
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餒且怒遂沿路刼掠耿以不

戢軍士逮門大辟至次年棄市耿在天啓年間官
薊州兵備以不拜逆璫生祠為撫臣劉詔誣劾問
辟幸遇上登極赦罪復官即超升巡撫僅越兩年
復得罪死西市誅可痛也自如杞逮後五千餘人
哄然各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
內外城守以口退往三河一帶方少寬二十六夜
刑部獄囚盡逸幾為大患次日城門復閉為捕囚
也刑部奉旨時方戒嚴獄囚逃逸典守官所司何
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敖繼宗俱革職

着錦衣衛監禁
元年枚卜一事以烏程許虞山故遂高閣不行至
是蒲州將乞休力請照用十一月初六日遂欽點
大命成基名（改名搆之）入閣已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
特用宜興周延儒會稽錢象坤桐城何如寵　蒲
州忠厚拘謹不能仰副聖恩□騎既退中書原抱
奇遂出疏參首輔與袁崇煥通謀誤國左庶子丁
進以升轉愆期亦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繼之
蒲州遂請告回籍其禮尙從優厚云抱奇固貴郎

不足言丁與李皆蒲州己未所取士也丁奉旨以

陰陽閃爍降二級李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

蒲州後以壬午冬北兵破城死難其事未詳故失

記

三年庚午正月上欽意功業本兵申用懋老成持

重無所作爲梁廷棟智巧人也初自邊道超升巡

撫旋晉尚書督師薊通爲上所倚任三年正月初

五日內旨申用懋着解任回籍梁廷棟回部管事

□兵雖東歸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

白養粹首先迎降獻女以行媚孫閣部率師東行嚴檄各將共攻灤永有舊永平兵備張春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用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至是復起春爲太僕少卿整飭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率先來迎向所練鄉勇亦皆來會軍聲大振四月永甯兵備劉可訓甫破安會奏捷遂率勝兵入援兵部司務丌永嘉以監軍入祖大壽幕激以忠義于是各帥啓營直薄灤州張春劉可訓馬世龍等皆身被矢石誓不返顧□

見勢逼遂開東門而出而灤州告復永平城小閭
灤州既復咸有叛志口已擄掠滿志復見城中心
變一夕屠城而去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大兵入
城白養粹已死其母尙存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
出絕無染指世龍盡取之大壽至空無所有遂將
白母用嚴刑乃盡出積藏葢幾百萬云餉司陳此
心鄉紳郭鞏俱以剃髮投降逮問鞏固逆案問徒
向以首媚魏璫爲周忠毅參論者也至是始以大
逆論斬先是遵化之破有原任兵部賈維鑰率衆

投降部授偽巡撫之職至是亦同擒治正法凌遲并同事十八人俱傳首九邊

隆萬以來除海忠介外從未有以乙科躋節鉞者庚午概復灤永後升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丘禾嘉巡撫山永（係新設）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甘肅皆乙科也一時共得四人丘以九品末郎直躋中丞尤屬異數自後遴用甚多至陳新甲直正中樞之席然究無一人見功立節副破格之特恩者

二月初十日册立皇太子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
聽宣勅于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
官各花朶紅一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日
講官紅全疋花枝用銀加恩輔臣督臣皇親周奎
及司禮監有差禮部尚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儀
制司郎賀世壽陞光祿少卿
袁崇煥逮後御史高捷疏叅錢龍錫即指袁疏中
輔臣錢某相商之語指爲同謀時同志者勸錢于
辨疏中常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言而錢竟不能

從也引罪䟽甫奉 溫旨隨即入閣高捷再䟽遂得
旨着致仕至是方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御史史堃高捷袁宏勳三人皆附楊維垣力持黨
局方璫勢初敗維垣旣斥三人連䟽參劉鴻訓之
持正票擬又力阻舊輔韓爌之召用以此得罪公
論奉旨革職時主票擬者錢龍錫也廹劉以改勅
事敗冢宰王永光遂力爲三人求復官科道交章
論之上方注意因其言用堃捷二人宏勳則令候
勘問事結另擬（時宏勳又以賄賣舉人事被參劾也）適遇邊警袁崇

煥以逼款下獄二月遂與永光合謀借崇煥以報
龍錫因錢以及諸臣亦成一逆案爲翻前案地溫
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初以外任
被特簡懼上英明不能遽起大獄不敢任其事韓
爌卒以此去錢竟逮下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拿尚書喬允陞侍郎胡世賞
提牢敖維榮于錦衣衛時以內外戒嚴故上怒甚
欲重懲之至次年三月初十日御講筵講臣文震
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

勿徒峻刑法以啓猜疑語極剴切上爲改容傾聽講畢退上傳諭講臣暫留初疑有所召對後殿門俱閉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付閣中釋諸臣送刑部乃知論留閣臣俾即見諸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維思復以勘問從輕革職矣更命都察院易應昌定罪易擬以法止當杖屢旨駁問易執奏再三上大怒下易錦衣獄司官徐元嘏廷杖五十棍後部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戍胡擬杖敖亦遣戍易即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

兩次以爲藐法庇私無人臣禮令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裔允墜令允墜已從寬論戍應昌之罪亦不能加于此又奉嚴旨以允墜自以老疾減等應昌違旨狥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借以求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雷擊審官案于是上警悟緩其獄并停天下行刑至次年始以天旱齋禱方得釋放